

大 學 用 書

鄭 騫 校 訂

校 訂 元 刊 雜 劇 三 十 種

世 界 書 局 印 行

序

五六十年以前，一般學者所能見到的元雜劇，西廂之外只有一部臧懋循編刊的元人百種曲，簡稱元曲選。四五十年來，曲學古籍，陸續發現，元曲選所未收，或雖收入而內容有異的雜劇，逐漸多了起來，研究元雜劇遂不能單靠這一部書。現在已發現的元雜劇彙集，包括元曲選在內，共有十種，其中九種都是明刻或明鈔，只有「古今雜劇三十種」是元代刻本，這是現存惟一的「元刻」元劇。全書收劇三十種，見於元曲選的有十三種，見於明趙琦美脈望館鈔校本雜劇的有三種。此外十四種是他處所無的孤本，而且除去替殺妻及焚兒救母之外，都是上乘作品。這是一部很重要的書，孤本佳作當然重要，與元曲選及脈望館本重複的也一樣重要。因為這十六種都沒有經過臧懋循或其他明朝人改動，內容無論大體或細節，關目或文字，與元曲選及其他版本都有許多不同。有許多被改壞了、改錯了、或竟被刪去的好曲子，在這部元刻本裡都能見到。欲欣賞真正元劇，欲知元劇的本來面目，非讀此書不可。

元刻古今雜劇，是清朝嘉慶時蘇州名藏書家黃丕烈的故物，黃氏以前書藏同郡何氏，何氏以前則為明朝大文人兼藏書家李開先的舊藏。孤帙相傳，淵源有自。類似這樣本子的元雜劇集，從來沒聽說有第二部，可見元代刻的雜劇自明中葉以來即為不可多得的东西。民國初年原書歸上虞羅氏，後歸國立北平圖書館。民國三年（日本大正三年），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從羅家把原書借去，請當時著名刻書人湖北陶子麟（又作子林）覆刻了一部，但所印部數甚少，早已成為難得的新骨董。民國十三年，上海中國書店又將日本覆刻本照像石印，乃成通行讀物。原書各劇都沒有作者姓名，次序也很雜亂；石印本有王國維先生一篇跋錄，考定作者，並依照時代先後把各劇次序重新排列。但覆刻本有幾處有刻

工署名，「湖北陶子麟刊」或「鄂省陶子林刊」字樣，石印本都給刮去了。最近京都帝大又把覆刻本印了若干部行世。尤其可喜的是，原書已有珂羅版影印本，這比覆刻當然正確。從這個影印本，可以看出覆刻本有若干誤刻或漏刻之處；但並不算多，而且覆刻字體形態較之原本，可說惟妙惟肖，陶子麟確不愧為刻書名手，石印本去掉他的署名，真是遺憾。

全書三十種雜劇，版式字體均不相同，有大字本，有小字本，有題大都新編者，有題古杭新刊者。據此可知是書坊雜湊而成的本子；可能原來是每種單行，藏書者把他們裝訂在一起。所以此書從來沒有固定的總名，黃丕烈名之為「元刻古今雜劇」，日本覆刻本題名為「覆元槧古今雜劇三十種」，上海石印本題名為「元刻古今雜劇三十種」，珂羅版影印本題名為「元刊雜劇三十種」，都是臨時起的名字。其實這部書所收都是元代作品，根本無所謂古今，這只是自明以來給雜劇彙集題名的一種習慣，所以我這個校訂本把古今二字刪去。這部書是元代書坊所印的「小唱本」，刻工非常草率拙劣，錯字、掉字、同音假借字、簡體俗字、滿紙都是，有時簡直刻得不成字形。講到行款格式，則寶白與曲文常是混在一起，分不出來，曲調牌名也常有誤刻或漏刻。此外還有一種毛病，就是寶白不全，只有正末或正旦的簡單說白，或竟全無寶白。於是，別無他本諸劇的情節常是弄不清楚。有了這兩個缺點，對於元劇修養有素的人，讀此書也有時頗感吃力，更不必說初學。此書雖好雖重要而不太通行，就是這個緣故。民國二十四年，盧前氏編印元人雜劇全集，曾收入此書中別無他本的十一劇，並加校訂。但只有十一種，不過全書三分之一，而且校訂得並不合理想，有若干可以補正的脫誤仍舊未動，又有若干處誤改誤補或誤刪。所以此書還是要全部校訂整理，否則一般學者不易閱讀，這部重要的曲籍也就長此湮沒下去。我有志校訂此書，已有多年，屢經作輟，現在終告完成，而且有機會付印行世，真感到十分愉快。我校訂此書的方法詳見凡例，以下把校訂的經過和結果簡單敘述一下。

我開始閱讀此書在民國二十一年，那時即隨手校訂。但因初治戲曲小說之學，對於通俗文學語彙，及北曲格律，都不太清楚，元代坊刻書籍的簡體字認識的也不够多，而且並非專力爲此，數年之間，收穫甚少。到了民國三十年，才正式開始逐字逐句的全部校訂。那時我對於戲曲小說，所知已較前爲多，並已見過若干種元代坊刻書的影印本，如樂府新聲、三國志評話之類，此書的簡體別體字已經都能認出，只剩下一些不成形體根本無從辨識的字。但簡體別體之外另有三項問題，不是我那時的學力所能完全勝任：一是曲牌名目及曲文格律的校定，二是錯字的改正，三是脫落字句的增補。所以校訂此書的工作只作了一個草創，並沒有清繕出來。其後我的興趣又回到詩詞上去，小說久已不談，戲曲也很少涉及，這部校稿也就擱置了有十餘年之久。

民國四十八九年間，偶然翻閱舊稿，覺得這件工作對於研究或誦讀都相當有用，長此棄置未免可惜；我的學力，特別是北曲格律方面，自信也有所晉益，多年未完的事情應該完成了。於是從四十九年暑假開始，整理舊校，補充新得，然後全部寫定，並加標點，共用了大半年工夫，全部完成。在此期間，恰好見到原書的珂羅版影印本，及其他明刻明鈔元雜劇多種的影印本。這對我的裨益甚大，以前留下來的，或者根本沒看出來的許多問題，都因而獲得解決。至此，這部書總算可以成爲一般通用的讀本，回溯開始校讀，首尾已三十年了。

校訂此書的結果是這樣的：（一）關於文字者三千五百多條，包括正誤、補缺、刪衍三項。簡字改爲正體字不計，因爲那算不了校訂。（二）關於格律者一百四十餘條，包括曲牌名目及曲文格律。（三）根據他本增補全曲十六支。以上諸項，有問題需要說明或存疑者，都寫入校勘記，共一千五百餘條，分附於各劇之後。對於此書，多少算是盡了我的力量，但還有若干問題未能解決，我所認爲已經解決的，也一定有些地方不詳不確。而且，原書脫誤太甚，又有十四種別無他本可以參校，有他本

參校的十六種，其曲文之多寡異同也常是大相懸殊，對不到一起。爲了儘量使此書能成爲通行讀本，有時只好以意爲之。雖然極力避免主觀而以文義及曲律爲標準，總是沒有十分把握。結果也許是猜對了，也許是「自作聰明」。還有，我校訂此書定有校例二十條，可能因爲照顧不週而有時「自亂其例」。好在一切刪補改正凡有疑問或須加說明的，都已列入校勘記，讀者可以覆按原書，加以審核。從前王半塘朱占徵校吳夢窗詞，刊行之後，屢有改易，前後至四五校；我這個本子只是初校，我懇切希望國內外鴻儒碩彥多加指正，庶能再校三校，成爲定本。

全書校完以後，又在趙氏脈望館鈔校雜劇中發現了何煌校李中麓鈔本王祭登樓；我認爲這個本子與元刊三十種是同類的，所以把他清繕出來，附在全書後面。詳細情形見於該劇後面的跋文。

最後，我要感謝補助我工作的哈佛燕京學社，及推薦者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，概允出版此書的世界書局總經理楊家駱先生。學棣葉松君小姐及周春塘君幫我整理清繕原稿，鄭清茂君幫我校對印稿，用力甚勤，並此致謝。中華民國五十年五月，鄭騫序於臺北。

校訂凡例

一：校訂本書之主要目的，在分析曲白，補正脫誤，改簡體別體爲正體，改不常用之同音假借字爲本字，期能成爲一般學者可以閱讀之讀本。非有確實根據，充足理由，不致動原書。此所謂改動，包括正誤、補缺、刪衍三項。

二：各劇有他種版本者，均據以參校，其名目於校勘記中注明。但只限於補正脫誤，凡可以並存兩通之異文，均不校出。本條所謂他種版本，均係明刻或明鈔，此外明代編刊之曲選，如詞林摘艷、雍熙樂府，亦在其列。清代無元雜劇刻本。近代輾轉翻印之書如元曲大觀等，全襲舊本，無校勘價值，故均未參校。

三：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孤本元明雜劇，中國雜誌公司出版之元人雜劇全集，曾經編者王季烈、盧前校訂，與完全翻印者不同，故亦列爲校勘資料。或採其成說，或辨其謬誤，均載入校勘記；惟謬誤顯然易見者從略。又全集中見於元曲選諸劇，文字與選全同，概不參校。

四：各種歌唱用之曲譜，如遏雲閣曲譜、六也曲譜之類，皆晚出之書，且既經傳唱，自難免有歌者更改之處，故均不採用。惟單刀會劇第四折之缺字，以集成曲譜補之，較之脈望館鈔本更爲適合，不得已破例採用。

五：原本於楔子、折數、每折所用宮調，均未標明，曲文實白，牽連混淆。今悉照臧懋循元曲選之例改訂。明代中葉以前刊本雜劇皆不分析，是爲雜劇之原始形式；今之分析，只取閱讀便利而已。

六：原本總題、尾題、每只用簡名，而冠以「大都新刊」「古杭新刊」「新刊關目」等字樣，今俱刪去，並依題目正名改用全題，以求一致。但仍附載原題全文於校勘記中。

七：原書各劇均無作者姓名，次序凌亂。今依王國維先生鈔錄，補題作者，重編次序；校者偶有更定，均於目錄中注明。

八：原書各劇題目正名，或只有其一，或二者全無，今悉仍其舊，不論有無他本，均不添補。

九：曲文無論正襯一律用大字印，賓白科介用小字印。襯字是帶白性質者用小字印。

十：本書賓白依文義斷句，用新式標點；曲詞依格律斷句而不拘文義，用校訂者所編北曲新譜之標點。說明如下。

「，」 逗號

「◎」 協韻之句

「。」 不協韻之句

「△」 句中暗韻又名藏韻

「！」 格及表示語氣之襯字

格爲照例應有之字而與文義無關者，如北曲尾聲之唱道二字，南曲駐雲飛之唳字。原無專名，九宮大成譜定名爲「格」，今從之。表示語氣之襯字，如哎字呀字等是。

十一：各支曲文之前均不加唱字，曲中有夾白時亦不加唱字，因曲文大字，賓白小字，甚易辨識。惟曲中有其他配角夾白而其下曲文之首又需用小字者。則加唱字以分別之，例如鐵拐李劇第二折之端正好曲。原書偶有加唱字者，則仍其舊。

十二：凡主角道白，原書有在其上加「末云」或「旦云」二字者，有僅加「云」字者，悉仍其舊。原本未加者，俱補加「云」字。其他配角道白則於「云」字上注明角色，如「外云」「駕云」等。

十三：曲中夾白，有加「云」字者，有加「帶云」字者，皆視語氣及其與曲文之關聯如何而定。

十四：戲曲小說中習用之同音假借字，如則作子、麼作末、偌作惹、寧作能、甚麼作是末、甬能作付能之類，悉仍其舊。偶然假借或易生誤解者，如莫非作末非、篋笠作梭笠、綸竿作輪竿、朝冶作

朝野之類，則改從本字。人名地名等用假借字者，如糜竺作梅竹，泰安作太安之類，亦均改從本字。校記中所云同音或音近之字，俱以北平語爲準，與字典讀音及標準國語有時不同。

十五：原書不成形體之字，或據他本校改，或依文義及曲律改定，均載入校勘記中。既無他本可校，又無從揣測者，本擬照原來形體鑄成鉛字模型，但一經改鑄，轉失其真，更使讀者迷惘，故概以×號識出。讀者可據以覆檢原書。

十六：原書缺字，有他本者據他本校補，無他本者據文義及曲律撰補，既無他本又未能撰擬適當字句者，以方格識出。缺字在四個以上時，則於缺處注明缺若干字，不用方格，以免滿紙天窗，閱之刺目。

十七：原本衍文，或據他本或依文義及曲律刪除，俱載入校勘記。

十八：凡補出之字不論有無根據有無問題，一律於校勘記中注明，正文不另加任何符號；刪除之字同此。

十九：凡補出之字，原本空格者校勘記書「原缺某字」，未空格者書「原無某字」。

二十：各劇均附校勘記，僅載有問題諸事，及一切刪補之字句。凡簡體別體改爲正體，形近音近致誤一望可知，及第十四條所云偶然假借之同音字，均逕行改定，不再於校勘記中識出，以省煩瑣。原本具在，讀者隨時可以覆按審核。

敘 錄

王國維撰見上海石印本

元刊雜劇三十種，今藏上虞羅氏，舊在吳縣黃蕘圃丕烈家。書匣上刻蕘翁楷書十二字曰「元刻古今雜劇，乙編，士禮居藏」，隸書二字曰「集部」。往見蕘翁題跋，輒自誇所藏詞曲之富，而怪其所跋詞曲不過數種，殊無以徵其說。後見錢唐丁氏所藏元刊樂府新編陽春白雪，溧陽端氏所藏元刊琵琶荆釵二記，皆蕘翁故物。今復見是編雜劇三十種，且題曰乙編，則必尚有甲編，丙丁以降亦容有之。則信乎足以此自豪矣。日本京都文科大學既假此編景刊行世，流傳中土者絕少，又原書次序先後舛錯，因爲之釐定，並書其端曰：元雜劇之存於今者寡矣。國初藏書家蒐羅元劇者，曰虞山錢氏，江陰季氏。錢氏也是園書目最錄元人雜劇一百四十種，季滄葦書目有鈔本元曲三百本一百册；然其後均不知所歸，亦未有紀及此事者，蓋存佚已不可問矣。舉世所見，獨明長興臧晉叔懋循之元曲選百種，與西廂五劇。而臧選之中尚有明初人作六種，則傳世元劇實尚不及百種。今此編三十種中，其十三種臧選有之，其餘十七種皆海內孤本，並有自元以來未見著錄者，有明中葉後人所得見者。於是傳世元劇驟增至一百十有六種；即與臧選復出者，體製文字亦大有異同，足供比勘之助。且臧選刊於明萬歷間，西廂刊本世號最善者，亦僅明季翻刊周憲王本，故南戲尚有元刊本，而北劇則無聞焉。凡戲劇諸書，經後人寫刊者，往往改易體例，增損字句；此本雖出坊間，多訛別之字，而元劇之真面目獨賴是以見，誠可謂驚人秘笈矣。原書本無次第及作者姓氏，曩曾爲之釐定時代，考訂撰人，錄目如左，世之君子以覽觀焉。乙卯秋九月初吉，海甯王國維。

目次

大都新編關張雙赴西蜀夢

元關漢卿撰。漢卿號已齋叟，大都人，太醫院尹。案：雜劇之名已見於唐宋時，至元時雜劇一體，實漢卿創之。元鍾嗣成錄鬼簿著錄雜劇，以漢卿爲首，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以馬致遠爲首，然於關漢卿下云「初爲雜劇之始」，均以雜劇爲漢卿所創也。漢卿時代，世無定說。楊廉夫元宮詞云：「開國遺音樂府傳，白翎飛上十三絃。大金優諫關卿在，伊尹扶湯進劇編。」是以漢卿爲金人也。錄鬼簿但紀漢卿爲太醫院尹，而明蔣仲舒堯山堂外紀則云金末爲太醫院尹，金亡不仕。蔣氏之言，不知有據否？據陶九成輟耕錄，則漢卿入元至中統初尙存，而自金亡至元中統元年，凡二十有六年，則金亡時漢卿尙少壯也。又鬼董一書，末有元泰定丙寅臨安錢有孚跋云，「關解元之所傳」。世皆以解元爲即漢卿，堯山堂外紀遂以此書爲漢卿所撰，錢少詹補元史藝文志仍之。案：蒙古滅金後，惟太宗九年一行科舉，後廢而不舉者七十有八年，是漢卿得解當在金世，至中統之初，固已垂老矣。由是言之，漢卿所撰雜劇六十餘種，當出於金元興與元中統二三十年之間。此劇刊板出于元季，而上冠以大都新編四字，蓋翻刊舊本也。錄鬼簿、太和正音譜、並著錄。

新刊關目閻怨佳人拜月亭

元關漢卿撰。此劇紀事與南曲拜月亭記同，皆謂金宣宗南遷時事，乃南曲所從出也。明人如何元朗、臧晉叔輩，激賞南拜月亭，以爲在琵琶之上。然南曲佳處多出此劇，蓋何臧諸氏均未見此本也。錄鬼簿、正音譜、也是園書目、並著錄。錢目作「王瑞蘭私禱拜月亭」，或係別本。

古杭新刊的本關大王單刀會

元關漢卿撰。錄鬼簿、正音譜、錢目、並著錄。錢作「關大王獨赴單刀會」。

新刊關目詐妮子調風月

元關漢卿撰。錄鬼簿、正音譜、並著錄。

新刊關目好酒趙元遇上皇

元高文秀撰。文秀東平人，府學生，早卒。此劇錄鬼簿、正音譜、錢目、並著錄。

大都新編楚昭王踈者下船

元鄭廷玉撰。廷玉彰德人。錄鬼簿、正音譜、錢目、並著錄。元曲選乙集有刊本。

新刊關目看錢奴買冤家債主

元鄭廷玉撰。錄鬼簿、正音譜、錢目、並著錄。元曲選癸集有刊本。

新刊的本泰華山陳搏高臥

元馬致遠撰。致遠號東籬，大都人，江浙行省務官。此劇錄鬼簿、正音譜、錢目、並著錄。元曲選

戊集有刊本。

新刊關目馬丹陽三度任風子

元馬致遠撰。正音譜、錢目、並著錄。元曲選癸集有刊本。

新刊的本散家財天賜老生兒

元武漢臣撰。漢臣濟南府人。錄鬼簿、正音譜、錢目、並著錄。元曲選丙集有刊本。

古杭新刊的本尉遲恭三奪棚

元尚仲賢撰。仲賢真定人，江浙行省務官。是劇錄鬼簿著錄。元曲選庚集有「尉遲恭單鞭奪棚」，

與此全異。

新刊關目漢高皇濯足氣英布

元尚仲賢撰。錄鬼簿、正音譜、錢目、並著錄。元曲選辛集有刊本，不署撰人。

趙氏孤兒

元紀君祥撰。君祥大都人。錄鬼簿、正音譜、錢目、並著錄。元曲選壬集有刊本。錄鬼簿、元曲選、作「趙氏孤兒冤報冤」，錢作「趙氏孤兒大報讐」。

古杭新刊的本關目風月紫雲庭

錄鬼簿於石君寶、戴善甫下均有「諸宮調風月紫雲亭」雜劇。君寶正音譜元曲選錢目均作君寶平陽人，善甫真

定人，江浙行省務官。此本未知誰作。

大都新編關目公孫汗衫記

元張國寶撰。國寶大都人，教坊管勾。是劇錄鬼簿、正音譜、並著錄。元曲選甲集有刊本，作「相

國寺公孫合汗衫」。

新刊的本薛仁貴衣錦還鄉關目全

元張國寶撰。錄鬼簿、正音譜、並著錄。元曲選乙集有刊本。

新刊關目張鼎智勘魔合羅

元孟漢卿撰。漢卿亳州人。是劇錄鬼簿、正音譜、錢目、並著錄。元曲選辛集有刊本，作「張孔目

智勘魔合羅」。

古杭新刊關目的本李太白眨夜郎

元王伯成撰。伯成涿州人。錄鬼簿、正音譜、並著錄。

新編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

元岳伯川撰。伯川平陽人，或云鎮江人。錄鬼簿、正音譜、錢目、並著錄。元曲選丙集有刊本，作

「呂洞賓度鐵拐李岳」，錄鬼簿同。錢作「鐵拐李借尸還魂」。

新編關目晋文公火燒介子推

元狄君厚撰。君厚平陽人。錄鬼簿、正音譜、並著錄。

大都新刊關目的本東窗事犯

錄鬼簿載孔文卿、金仁傑所撰雜劇，均有「秦太師東窗事犯」。文卿平陽人，仁傑字志甫，杭州人，建康崇寧務官。此本未知誰作。正音譜、錢目、亦著錄。

占杭新刊關目霍光鬼諫

元楊梓撰。梓海鹽人。至元三十年，元師征爪哇，梓以招諭爪哇等處宣慰司官，以五百餘人船十艘先往招諭之，大軍繼進，爪哇降，梓引其宰相昔刺難答吒耶等五十餘人來迎。元史爪哇傳後爲安撫大使，

官至嘉議大夫，杭州路總管，致仕，卒贈兩浙都轉運使，上輕車都尉，宏農郡侯，諡康惠。姚桐壽樂

郊私語及董

穀續激水志樂郊私語稱「涿川楊氏康惠公梓，節俠風流，善音律，今雜劇中有豫讓吞炭、霍光鬼

諫、敬德不伏老、皆公自製，以寓祖父之意，第去其著作姓名耳」。則是劇實梓所撰。有元一代，雜劇家皆書生小吏，名公卿爲之者惟梓一人。正音譜著錄此劇，作無名氏撰，蓋未見樂郊私語耳。

新刊死生交范張鷟

元宮天挺撰。天挺字大用，大名開州人，歷學官，除鈞臺書院山長，卒於常州。此劇錄鬼簿、正音譜、錢目、皆著錄。元曲選已集有刊本。

新刊關目嚴子陵垂釣七里灘

元宮天挺撰。各書均未著錄，惟錄鬼簿載宮天用所撰雜劇有「嚴子陵釣魚臺」。此劇文字雄勁道麗，有健鶻摩空之致，與范張鷟定出一手，故定爲大用之作。大用曾爲鈞臺書院山長，故作是劇也。

古杭新刊關目輔成王周公攝政

元鄭光祖撰。光祖字德輝，平陽襄陵人，以儒補杭州路吏。此劇錄鬼簿、正音譜、並著錄。

新刊關目全齋何追韓信

元金仁傑撰。仁傑字里見前。錄鬼簿、正音譜、並著錄。

新刊關目陳季卿悟道竹葉舟

元范康撰。康字子安，杭州人，錄鬼簿、正音譜、錢目、並著錄。元曲選已集有刊本。

新刊關目諸葛亮博望燒屯

元無名氏撰。正音譜、錢目、並著錄。

新編足本關目張千替殺妻

元無名氏撰。正音譜著錄，作「張子替殺妻」。

古杭新刊小張屠焚兒救母

元無名氏撰。各書均未著錄。此劇紀汴梁張某，事母至孝，母病劇，與其妻遙禱東岳神，願以其子焚諸醮盆，以乞母命，後爲鬼卒所救，兒得不死。案：元典章五十七載，「皇慶元年正月某日，福建廉訪使承奉行臺准御史臺咨，承奉中書省劄付，呈據山東京西道廉訪司申：本道封內有泰山東岳，已有朝廷頒降祀典，歲時致祭，殊非細民詭瀆之事。中略近爲劉信願，將伊三歲癩兒拋投醮紙火盆，以致傷殘骨肉，滅絕天理。」云云。則此事元時乃真有之，不過劇中易劉爲張，又謬悠其事實耳。然則此劇之作，當在皇慶以後矣。

右雜劇三十種，題大都新編者三，大都新刊者一，古杭新刊者七，又小字二十六種，大字四種，似元人集各處刊本爲一帙者。然其紙墨與板式大小，大略相同，知仍是元季一處彙刊；其署大都新刊

或占杭新刊者，乃仍舊本標題耳。國維又識。

竊按：王先生云，「題曰乙編，則必尙有甲編，丙丁以降亦容有之。」此語實誤。黃氏士禮居藏書，依版本分類，宋本曰甲編，元本曰乙編，皆刻於書匣上。此三十種爲元刊本，故題乙編，非謂其書尙有甲丙等編也。王先生此敍作於民國四年，四十餘年來，曲學故籍，陸續發現者甚多，曲學探討因之益臻精密。王先生所論諸事，在今日觀之，頗有需要補正者，以其與此書無直接關係，故不一一論列。惟乙編二字作何解釋，有關此書本身之考證，不可不辨。

覆元槧古今雜劇三十種無卷數不知
編者名氏原本舊藏黃堯圃士禮居前年
有人從吳門購回今歸我友前清學部參事
羅君叔言家檢所裝書匣面刻堯圃手題書
名且署曰己編乃知此外尚有甲編而散佚已
久矣案明萬曆中吳興臧晉叔多貯元
人祕本雜劇又從劉廷伯借所錄御戲監
本二百五十種參伍校訂擇其佳者百種名
曰元曲選刻傳於世自來百種以外元曲

之存者無幾後人或疑晉叔取捨不公採砮
砮而遺珠玉亦所不免今此書所收臧選不
載者凡十七種乃如關漢卿佳人拜月亭王
伯成李太白貶夜郎宮天挺嚴子陵岳鈞
七里灘諸雜劇勁切雄麗足為絕唱元人本
色於斯可窺如此之類明以來已無刊本
談曲家於錄鬼簿太和正音譜諸書僅識
曲目不見本書不圖此之至今而出豈非
藝林快事且就此書臧選均載者而論其